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温州觀察使樞密院都承旨  
王瓌為河東經制使通直郎直祕閣傅亮為副使 詔  
諸路常平司見在金銀並起發赴行在 龍圖閣學士  
提舉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知宣州延禧與李綱不協  
自京城使還以父老乞去故有是命 朝請郎李積中

知襄陽府奉直大夫趙岍知平江府朝請郎周杞知常州積中南昌人宣和末為宗正少卿坐元祐黨送吏部至是再用之岍高密人也

庚寅命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討軍賊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討李昱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前軍統制張俊分討魚臺黎驛亂兵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為盜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上言今日盜

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為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為

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率所  
部分往討之時李昱犯沂州守臣某閉門拒守以官妓  
十人遺之昱乃去至滕縣掠民董氏女有美色欲妻之  
董氏罵昱而死昱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  
仲福追擊斬之既而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者嘗  
為滄州兵馬鈐轄王善者為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  
志事見五月甲午楊進者進初見四月戊寅以其才為淵所忌懼罪亡  
去號沒角牛兵尤衆又李孝忠既破襄陽擾京西諸郡

綱以京城都巡檢使溫州觀察使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瓊乃將所部赴行在既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從

禮部請也

尚書兵部侍郎董耘試兵部尚書

熊克小  
歷在已

丑本部題名在  
辛卯今從日歷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

尚書右僕射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之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

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危法

中之

趙牲之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擢為給事中擢與齊愈在圍城中皆非純臣擢謂齊

愈為諫官必論已必得罪且曰先發制人乃不書黃而繳駁之曰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姓名而齊愈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人四座無不驚駭齊愈自言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今除諫議大夫當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列更乞聖裁遂罷諫議大夫令王賓根勘按日厯齊愈以今年五月戊戌除諫議大夫而擢以五月甲寅除給事中在其後半月不知何以錄黃方過後省兼擢以六月癸亥坐偽楚事責湖南去此已踰月不知

所繳何以方下姓之所記恐或有誤也然齊愈除諫議時擢已為中書舍人或者當時有論列而不行至是李綱方檢舉將上亦未可知姑附此史求他書考正之

承務郎諸王府贊讀江端

友試尚書兵部員外郎端友休復孫也

休復南昌人嘉祐中修起居注

按史端友無前銜此據邵伯溫辨誣所載端友上欽宗書增入

隱居京城東郊躬耕蔬

食素有高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初上書論事後

用吳敏薦授官至是召用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

滋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坐圍城時日事

燕飲為轉運判官顧彥成所劾也滋建德人彥成邵武



人或曰李綱之罷行營使也滋當其責詞頗肆醜詆故

彥成以私書言之於綱復下彥成體量而有是命

二年八月

辛未  
改正

甲午

按原本缺甲午日查十月六日壬戌陸藻卒註云見七月甲午宜於此處補入

龍圖閣待

制知杭州葉夢得復龍圖閣直學士奉議郎李邴朝請

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並復徽猷閣待制邴

鄴兄藻侯官人也大觀中嘗為給事中靖康初坐避事

奪職至是始復之 是日

案二年四月丁卯註士瑒於甲午入潞州則是日為甲午

無疑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瑋以義兵復  
洺州初士瑋從上皇北狩次洺州城東五里與諸宗室  
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同行皆散去無一  
人留者士瑋得蹇驢跨之西馳夜半為盜所奪徒步疾  
走避明抵武安縣憇於張氏酒肆語其人曰我皇叔也  
縣官聞之俱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得少壯者百餘人從  
至磁州舍於州治乃召集議軍以解洺圍不旬日得兵  
五千人歸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直寶文

閣知洺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人至大名既而以母老求去上疑其有異志然卒遣之及金人遣萬戶伊埒圍

洺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軍民怒併其家殺之

趙姓之遺史云

金人圍洺州以知州王麟是童貫舊屬官遂於城下呼為王姑丈間其民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與此不同今

據耿延禧中興記修入

獨餘統制官韓一在城中士瑀至邯鄲而

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時金兵未退士瑀夜半傳城下力戰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禦金人力攻之士瑀勵將士以火炮中其攻具以計生獲其將領乃解圍而去

士瑀岐簡獻王少子

岐簡獻王仲忽犢王孫澶淵郡王宗冶子

天資警敏方

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纔弱冠也

此據士瑀附傳及建炎三年正月河北東

路制置司捷報參修傳云至邯鄲朝廷亦遣李刺史兵來會未至而李兵叛去遂收其散亡得六千餘人自將之據史李刺史失其名而捷報云不期又有都統制軍馬李琮等兩項人兵共議起發則李刺史即琮也琮非朝廷所遣當是河北義兵自詭王命者今略刪潤趙姓之遺史云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洺州境內軍民劫之得南班宗室士遂留為知州姓之所云即士瑀也

乙未温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定武軍承

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徽猷閣待制知密州郭奉

世統兵勤王久而不至詔本路諸司尋訪以聞

此為杜彥據密

州張本奉世行遣未見當考求附書之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悉赴京師  
先是汴河上流為盜所決閉塞久不合綱運不通乃責  
都水使者陳求道榮疑為散官仍領監事與提舉京城  
所內侍陳良弱董治之再踰旬而水復故時京師軍民  
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案牘及甲器赴行  
在舊京師米升三百及是始平 朝奉郎曹大同落致

任提舉淮南西路刑獄公事

大同宣和七年七月除膳部員外郎未知何時致仕

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去歲閏月劉順

賈到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時鏤板徧檄所部非不勤至而六路之間漠然無有應者間有團結起發去處類皆兒戲姑以避責而已非有救災弭難之誠意也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為之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不肯應副略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必以加其頸今京城既已失

守二帝既已播遷夫復何言然竊謂儻置賞罰而不行則臣恐今日已後金人復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則朝廷何恃以協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昨承蠟詔指揮廢格不勤王者與夫號為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為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

日歷臣僚上言無姓

名以事考之則子諱也

戊戌正議大夫忻州觀察使張換為河北制置使 詔

京東帥司相度自登萊至海州置斥堠烽燧等事先是朝請郎知海州魏龢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州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人以備緩急許之至是龢代還復有此請直祕閣知恩州趙子昉貶秩三等仍奪職坐河決所部也東都宣武卒杜林謀掠成都以叛伏誅時淮甸秦隴皆用兵蜀人洵懼林本山東羣盜後成成都乘是與其徒二十九人謀招集亡命大掠成



都驅民之東川由中水出峽南奔以應金兵自夏及秋計議已定至是會于城南漢昭烈廟將乘夜襲官船取器仗部分未發廟祝馬古與其子信覺之馳詣府告變兵馬都監陸世修等率吏士捕斬之後錄古等功以為承信郎 初平陽府吏張昱坐法黥既而亡歸聚衆數千會慈州無守軍民共議迎昱入州權領州事金人屢犯其境皆不攻徑過至是以昱為閤門祇候知慈州俄金人復引兵來攻慈無城不可守昱遂率其衆出奔金

人陷慈州撫定而去

此據趙牲之遺史

金國通問使傅雱發

東京

此據雱通問錄日歷於此月士辰方書雱借官出使恐誤

是日淵聖皇帝自

雲中至燕山府居于愍忠寺

趙子砥燕雲錄淵聖七月初至自雲中七月上旬二

聖相見戊戌初十日也故附此日

己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

三年四月以庚申又減

常平事歸提刑司

紹興八年十二月復

市舶事歸轉運司

三年五月復

罷諸州分曹制掾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

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

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宰臣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廣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自蔡京用事子孫皆至大官其後宰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時中諸子悉以恩澤為待制雜學士故綱有此請然未及行

二年二月  
辛酉行遣

居中開封人正夫西安

人深閩縣人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衛膚敏守衛尉少

卿膚敏自明州還朝

事祖見今  
年四月末

上書伏矯制之罪上嘉

賞之庸敏言屬者金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  
知今雖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  
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  
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  
濬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 尚書言浙  
江民間有釣魚船謂之釣槽其船尾濶可分水面敞可  
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糧儲器仗置之簧板下標牌矢  
石分之兩傍可容五十卒者面廣丈有二尺長五大率

直四百緡請下浙江諸州募豪民入中每十五艘授迪  
功郎從之 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貶秩二等先

是汝文用赦放民租為四十萬緡言于朝未報

事見今年六月

未兩浙轉運判官侯官吳昉以淮南軍衣不足詰汝文

汝文檄昉言宣和七年登極赦文應州縣有合寬恤事

許逐路帥臣一面施行訖奏今來漕司乃敢故違抗拒

君命未欲奏劾昉懇于朝故貶 徽猷閣待制知平陽

府高衛坐棄城落職衛安陽人也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犯界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寔彊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

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迎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肅具

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今紹已投嶺外而撰赦文者止。今分司亦何私於博文哉。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



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

曰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  
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已先竄乃  
詔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吳玠移韶州責授寧江軍節  
度副使莫儔移惠州太中大夫盧襄通直郎提舉杭州  
洞霄宮范宗尹朝奉郎朱宗責成忻祁三州團練副使  
襄衡州宗尹鄂州宗岳州並安置中大夫提舉成都府  
玉局觀馮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李會並降三官為祕  
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尚書工部侍

郎何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  
何昌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尚  
書虞部員外郎陳戩並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  
舜陟朝散郎新知無為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  
史馬仲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大夫新知衢州  
姚舜明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侯皆降二官撰勸進文及  
事務官令留守司具姓名申尚書省唐老舜明侯皆坐  
嘗為臺官仲嘗請邦昌復辟而不自言故例貶秩

日歷六月

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降二官有誥詞而  
于此又書之按此月所書比前為詳今從之呂本中雜  
記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進得官時又用汪伯彥薦為  
右正言故傅會綱意專以圍城為言既而潘良貴又乞  
分三等  
誅罰  
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龍圖

閣學士新知宣州耿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延

禧提舉江州太平觀用鄧肅再疏也

日歷南仲落職於此日五月癸亥兩

書之  
蓋誤

詔江寧府因軍變走避官並放罷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充祕閣修撰知廬州舜陟嘗論宰相李綱之罪上不聽舜陟因求去會言者論其嘗事偽

庭乃命出守

日應五月壬子胡舜陟除祕閣修撰知廬州七月壬寅降授宣教郎守侍御史胡舜

陟特授祕閣修撰權發遣廬州按五月壬子舜陟未降官今附七月

時准西盜賊充斥廬

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治城池建樓櫓

戰棚具蘭石布渠答又增築東西水門疏決壅潰因濠

壘以備衝擊繇是廬人始安起復朝請郎王圭言金

人攻城多是數處併攻如攻東者妄稱西壁已破攻南

者妄稱北壁已破俟喧囂不定即乘隙登城又金人多

用黑旗上城務令守人奪取以惑衆金人多拋大砲宜

用囊盛麩糠布於敵樓則砲不能害又女牆頭宜各置木椎一具遇敵登梯以椎擊之不費矢石詔下其說使沿邊知之圭真定人金之入汴也圭方持喪率衆數萬保山寨屢與敵角聞上登極自山寨問道來歸故起復之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王資深卒資深胸山人事上皇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八寶文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西路經制使翁彥國卒

此據劉蒙自辨狀日

之 歷無

癸卯尚書右丞呂好問充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初好問與李綱論事不合會鄧肅奏偽命臣僚其言事務官頗及好問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論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敵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取兵而反勸進懷貳挾姦無大臣節况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上手札賜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尚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不為難况臣於邦

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故忍恥含垢追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賫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佑神助得覩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畢矣向若金人網羅得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則臣之一身與臣之家族當如之何區區之忠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臣之心跡顯然明白今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



則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

好問家傳云好問罷政在七月巳酉而日厯於六月

癸未七月癸卯兩書之考其前後當是癸卯得旨而巳酉出告耳

延康殿學士提舉

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于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遂用之

日厯翰除命於此及八月甲子兩書之蓋誤

是日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

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縑囊授虞部員外郎張浚曰齊愈不過遠貶它時幸為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

昌草藁也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未得實聞齊愈有文書  
在浚所遽發篋取之賓密諭會妄自拊而證齊愈且歸  
議狀事於王時雍齊愈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  
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  
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  
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偽命臣僚之

比可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為寃

熊克小歷云賜齊愈死按詔旨云依法定斷非

賜死也張栻私記云張邦昌之挾敵以借也在金營議  
已定宋退翁自會議所歸道遇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

立者誰退翁疏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以  
為退翁自會議所即取紙筆書邦昌姓名造端謀立者  
相與王賓又密諭李會使妄自拮而歸其事于退翁丞  
相竟匿會勸進薰而執其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齊  
愈按款云軍前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淵聖皇帝齊愈  
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桌上有王  
時雍等衆議推舉張邦昌狀草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  
雍云金人令吳玠來密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  
只空着姓名又看得金人元來文字聲說請舉軍前南  
官以此叅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忌違  
時別有不測為王時雍說吳玠密諭張邦昌亦欲早圖  
了結齊愈輒自用筆於紙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  
于舉狀內填寫却將呈時雍其時雍稱是又節次徧  
呈在坐元集議官齊愈言道張邦昌衆官看了別無言  
語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於已寫選官元空缺姓名  
以治國事舉狀內填寫張邦昌姓名三字後別寫申狀

係王時雍等姓名時雍看了分付與吳玠莫儔將去其  
狀內無齊愈姓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片字即將毀了  
並無見在收得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草歸家初蒙  
勘問時雍懼罪隱伏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  
狀軍前遣吳玠等傳大金指揮選擇異姓是日在皇城  
司聚議忽有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量不定  
即於本司廳前寫文字吏人桌子上取紙一片上寫張  
邦昌三字偏呈在坐相顧失色莫敢應其所寫姓名文  
字係宋齊愈自將却會即時起去又根取到元狀草子  
再勘方招按齊愈所坐乃昔書張邦昌姓名而會所草  
乃空名議狀又當時已根取到元狀草至獄而此云網  
匿其藁蓋誤記也齊愈死小厯及諸書在此月壬子日  
厯在癸丑按壬子張浚已入臺無容不辯案款降旨  
癸卯今從之三年十一月丁未追復呂中大事記曰  
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  
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

愈網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潛善客也以潛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耶

甲辰衛尉卿孟忠厚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迎奉元祐皇后一行事務尚書司封員外郎楊邁公路計置糧草濟

渡舟船 承議郎新通判荆南府程千秋丁父憂後九

日湖北提刑司檄千秋權不拘常制起復

此據紹興六年八月一日

臣僚論千秋不該陰補狀修八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來春  
還闕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時執政黃潛善汪  
伯彥皆欲奉上幸東南故有是詔李綱留之因極論其  
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  
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  
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委而棄之豈惟金人乘間以  
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  
得况治兵勝敵以迎還二聖哉夫江之險不如河而南

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  
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當  
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之地西隣川陝可以召  
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  
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願為今冬駐蹕之  
計俟兩河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收還巡  
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

丙午綱及潛善等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

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幾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又降鹽鈔錢帛付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儲糧草且漕江湖綱運自襄漢蜀貨出歸峽以實之遷戶部侍郎黃潛厚為本部尚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充掌頓遞虞部員外



郎李儔調蜀粟直祕閣江淮發運副使李祐為隨行轉

運使

日應李祐今年五月乙未除京東漕未見遭發運使時日

將以秋末冬初啟行

之才雍孫充堯佐曾孫儔錢塘人父友聞集英殿修撰

祐清臣子也

雍河南人天聖中樞密副使堯佐閣中人景祐中平章事清臣革縣人崇寧中門下

侍郎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

為大計自治平嘉祐歲以前輪發運使一員在真州催

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在泗州催促自真州至京糧運

自姦臣誤國變祖宗轉般倉良法以來每歲失陷糧斛

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  
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

奉迎所藏太廟神主赴行在

劉觀行狀云公導駕朝鴻慶宮面陳藏木主事上嗟

惻遂就命公如京師發木主赴行在除中書舍人按日  
歷及太常寺題名觀以今年四月遷中書舍人此時周  
望翁彥深為太常少卿行狀恐誤也先是上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拘金

使於別館優加待遇澤謂二聖在金必欲便行誅戮恐  
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拘縻於此俟

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寬貸及是詔下澤上奏  
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為退奔計營  
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  
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畧  
不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  
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如是之薄也  
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  
之機願陛下察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請投之遠惡以

快姦賊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

留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

澤遺事云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且上表謝按

傅勇通問錄勇以今年十一月使還奏乞釋金使詔可明年宇文虛中出使至汴澤在病告虛中始釋之遺事不取也今又請上回鑿表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

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

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

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二十餘日

按原本作五十餘日北盟會編作二十餘

日查澤於六月十七日到東京七月十九日

奏到行在具奏時原止二十餘日今從之 物價市肆

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奸邪輩陰與敵人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

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母一向聽張邦昌姦  
邪輩陰與敵人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  
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  
激切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恨之至詔賜  
澤襲衣金帶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御史  
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  
命 新除中書舍人劉珪至泗州上書論時事大畧言  
聞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有數千騎猝然而南或趣

宋毫則於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候至來春復還  
京師此萬全之策西兵驍勇異於它卒今車駕將巡幸  
正宜留以為用竊聞先遣西兵二萬往江寧府屯駐臣  
竊又疑之又二聖播遷正宜內講攻守之具外示謙屈  
之體乞今後詔令不必指斥金人亦可緩其侵犯江寧  
既不建都乞止令改建兩殿庶幾不至擾民車駕如幸  
東南所有西京以來舟船乞並令東下萬一金人窺伺  
不得藉以為用時李綱建議營南陽而珣未知也 詔



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干典禮並依溫成皇后故事施行二后皆上皇後宮追冊之初悉用后禮至是始釐正之

己酉徽猷閣待制錢伯言試尚書吏部侍郎

本部題名在六月

罷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北東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使遠近相應援上然之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制置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府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

四總管昭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

日厯不書置制置使月日今因罷四

道都總管附見

起復朝請郎王圭為直祕閣提振民兵

庚戌詔諸兵已令八月會行在後期者必誅無赦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  
睢陽駐蹕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  
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况我斥堠不  
明烽燧不謹萬一奄至將如之何建康實古帝都外連  
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觀察

時變從權慮遠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守京邑願詔有司分築堡寨扼江之險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則可以伐彼之謀而沮其南牧之志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定矣時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珏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為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既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

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  
陳唐諸郡新剝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  
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  
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

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呂中大  
事記曰

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  
同言京城之策為上况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樓櫓  
已修飾壘濠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  
大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  
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

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鄰闕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貨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候兩河就緒即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侍高宗以乳媪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始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敵亦往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即為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乙卯改府州靖康軍為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也可求德辰五世孫自國初以來世襲州事

德辰其先

雲中人仕至永安軍節度使

初李綱請改刺西北潰散之卒以為

新軍既行之矣

六月

至是上批有害軍政宜罷之綱復

力爭事得暫止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河東經制使王瓌副使傅亮辭

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

所六月丁亥除  
亮七月己丑除

乃

白上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為半年之費給空名告千餘

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為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

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喜賜五品服遣行時

起復直祕閣提振真定民兵王圭尚在南都綱奏用為

宣撫司參謀官使佐所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

疾就緒日渡河先復懷衛濬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  
給地養民為兵如陝西弓箭手法亮璣入辭上賜璣器  
甲袍帶亮五品服且予亮兵萬人及蜀網之在陝西者  
亮請置司陝府許之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為御史獨  
建言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滿河

朔

所募兵事見去年十一月己丑耿延禧中興記云有使臣楊剛中賫蠟書募兵河北者乃張所建言委剛

中兄弟起兵初不受帥府節制起民兵帛書末云招集民兵保義郎閻門祗候楊剛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桌上喜而遣之知桌所輕聽妄舉如此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上在相州曰閻門祗候楊剛中

兄弟賣推貨務允使鹽錢空名關子三十萬緡往洛州募士所差劄子係何臬張所總領其後止募得五百人妄稱萬人皆以諸山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為虛數錢關子所存無幾按延禧伯彥皆與李綱異論者恐未必然姑附考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即奏用

之上猶以亮前疏為言

疏見五月戊申按亮疏見甲午日

綱曰亮所言

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况言勁氣直乃關陝氣習之常不足深責上乃召見而遣之亮言今經制使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舊以童貫賞罰不當隱於民間每



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今厚資給以募之并將家子弟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其勝可必度州縣可復即復之綱以為然遂命亮募兵令陝西京西漕臣悉力應付所亮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忠除經制使已見六月乙丑有雄州歸信縣弓手李成者以勇聞河朔間積功為本縣令及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中為亂兵所殺成以衆數萬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

都大捉殺潛善以成為可用令將所部與忠同擣敵虛  
欲使敵釋兩河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士怯兵弱恐未  
可深入且忠在靖康中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不肯  
決戰屢至敗衄宜不足以任此責莫若令與所協力潛  
善固執上卒從之綱復奏以河北制置使張換為副於

是權始分矣

換除經制已見七月戊戌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政和間置西城所西北之人不堪命

皆去而為盜其後如曹成張遇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按張遇真定府馬軍也曹成拱聖役卒也鍾相鼎州土豪也李成歸信縣弓手也其為盜悉在中原既亂之後與西北公田事不相干蓋方滋誤記之明清又弗深

考耳 按此註但引王明清之言而無方滋之說蓋傳寫脫悞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

言江池饒建四州監歲鑄錢百三十三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共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 閭門宣贊舍人曹勛自燕

山間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劄八字進入上泣以示

輔臣

事祖見今年四月末

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脊配軍營

李氏既以宮人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府李氏送之有語斥乘輿上聞命留守司同御藥院官即內東門推

治李氏辭服上曰邦昌敢居寢殿姦私宮人此其情可見李綱曰邦昌既僭位號此乃細故耳上由是深罪邦昌有誅之之意矣上因言王時雍迫逐上皇之狀綱曰邊事少定當再議之

丁巳詔慰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使翁彥國被旨修江寧城池宮室彥國言所賜錢不足用

事見五月辛卯

李綱白上

益以淮浙鹽錢四十萬緡且今因陋就簡不事華壯時彥國方暴賦橫斂而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為虐人

不堪命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以彥國女為綱弟維婦因密啟之時彥國已卒而朝廷未知前一日上批彥國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綱為同列言昉無職名可落又奉祠太優至是進呈綱曰上以彥國已亡因貼改所畫旨而獨罷昉且降詔慰撫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明誠挺之子也

挺之勝西人崇寧右僕射日歷明誠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寧府而建康知府題名明誠以元年八月

月到任按江寧要地無緣彥國死半  
歲方除帥臣蓋日厯差誤今附此

中書舍人權直學

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所未諭請正彥國

罪不從

勝非行狀云用勝非言卒正彥國罪按彥國追  
削在十一月庚子汪藻當制中興玉堂制草載

勝非草此詔亦云彥國尋已物故昉即罷黜與李綱進  
退志合今從之日厯罷昉降詔慰撫東南乃在八月已  
未

通問使傅雱等至鞏縣即檄河陽具舟守臣張巨

以國號不同拒不納雱曰主上以皇弟康王勉徇羣臣

之請即皇帝位嗣大宋正統金人曰黃河以南知有張

楚而已不知有宋也雱曰張楚乃國朝大臣皇帝即位

命五日一赴都堂參議大事使人之來張公實預其謀

巨乃馳使稟命于雲中凡九日而還

自河陽至雲中一千八百里四日到

五日 回 雱乃得濟

是月賜故武功大夫淄州團練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拱家銀帛百匹兩錢百千以拱領兵入援京

城死於敵也

此據會要

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

江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寵望風逃去先是子寵在州設關隘甚備陝西士民避難入蜀者皆為子寵所扼

流離困餓死於關隘之下者不可勝計斌未入境子寵  
棄城先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  
轄廬法原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議遣兵扼劔門  
拒之斌乃去蜀賴以安法原秉子伯溫雍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朝散大夫洪芻等八人流竄有  
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  
之及是獄成芻坐納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冲  
坐括金銀自盜與宮人摘花飲酒朝請郎余大均坐盜  
禁中麝臍及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大夫周懿文

朝議大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彛皆坐與宮人飲朝請郎  
王及之坐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刑寺當芻姦罪  
流冲賊罪絞大均及之賊罪流卿材彛賊罪徒懿文賊

罪杖並該赦

日歷載此事甚畧今以芻等案欵增修

議者以為芻冲大均

當死上閱其獄甚怒李綱等共救解之上亦以新政重  
於殺士大夫乃詔芻等三人皆貸死長流沙門堡責懿  
文卿材彛及之為隴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州卿材  
雷州彛新之及之南恩州並安置始言者論及之汙染

國戚詈辱諸王及是以他罪貶彞嘗為主客員外郎預  
根括事故得罪張邦昌之貶也朝散大夫胡思坐立邦  
昌時有不臣語詔御史鞠之思引中書舍人劉觀為證  
觀為辨其誣及獄具思坐於推擇邦昌表內添改諂奉  
之詞有司當罰銅七斤責沂州別駕連州安置  
幼老春  
秋曰周  
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貶竄君子以知李綱諸  
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朝  
議大夫知通州郭凝言通州地界東北正係海口南接  
大江最為要害已措置教閱水戰人兵及募人許備戰

船入海卓望晝以旌旗夜以明火為號應港汊兩岸多積柴薪之屬俟賊徒進入即縱火焚之仍於要害處築土臺覘望及募民間諳會出船入水之人相兼土軍使喚凡出海船用箬蓬便於使風添長槳速於追寇或颶石灰以眯其目或塗泥漿以滑其足行則用蒙衝以長鑪刀割其帆幔止則使善沒者以利刃斷其砧繼以至火箭手砲木棹竹牌手弩戈矛等從宜用之乞下揚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下屬縣支錢和買戰船詔松江淮

海州軍依此措置 徙諸宗室於江淮以避敵於是南

宮北宅皆移江寧府願留京師者聽之南班至江寧者

三十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西

二年正月甲午宗正司三年四月辛酉南外三年十二月又移 是日杭州軍亂初上

之立也遣勤王兵還諸道抗兵才三百其將得童貫殘

兵與之俱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為變

會軍士以衣糧不足有怨言結約已定而兩浙轉運判

官顧彥成行部未返需其還殺之至是彥成歸宿于城

外夜三鼓軍士百餘人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彥成聞亂亟奔湖州軍士見昂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為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昂餘杭人嘗為門下侍郎

日歷六月甲子

詔杭州軍賊陳通作亂閉守城壁差王淵張俊領人兵前去擒討此時通未作亂日歷誤也又熊克小歷稱通

等逼特進薛昂領州事按昂靖康元年已落特進克不  
詳考耳克又稱彥成為轉運副使蓋承洪邁夷堅志之  
誤

己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

莫不垂泣上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

按原本作張俊  
今從宋史改

奉

迎至是擢俊帶御器械上初未識太后比至宮中愛上  
如己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威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  
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為奉國軍節度使光



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軍承宣使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

世忠俊遷官日歷不

載會要云以平黎驛魚臺叛兵各轉三官

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奉

之此據林泉野記附見日歷庚申楊惟忠王淵劉光世並除節度使而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庚辰又書淵除

節度使且有制詞不知何謂俟考

辛酉右司諫潘良貴罷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洺州防

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為東京副留守時侍

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

京故以庠代之

按庠近以登極恩方復防禦使而日厯稱觀察使李庠為東京副留守恐誤

都水使者陳求道坐河決責單州團練副使且令主

管本監公事

壬戌衛尉少卿衛膚敏言河朔國家根本之地前日既不能割以與敵幸其能守而不下為今之計莫若陰降蠟書許以世守俾各知愛其土地而不輕與人又令堅壁清野使敵無所剽掠以至陝西京東淮南諸路並

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多市積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道也 御營司都統制范瓊將至襄陽李孝忠聞之率兵犯荆南府入其郭置酒高會瓊追及之孝忠乘醉跨馬迎敵遂大敗其將校死者四人孝忠率衆趣景陵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為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潛善與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

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客或謂綱曰士論洶洶謂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爾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果然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諧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上但慰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

建炎日歷  
中興制草

並命二相在今年七月熊克小厯亦載於七月壬寅而李綱建炎進退志云八月五日告廷綱自記必不妄今從進退志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日厯張慤除御營副使在壬申恐誤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數以聞自崇寧後州縣常平錢未嘗那移上京故所積甚厚悟既以為言其後悉令計置輕費金帛赴行在悟均子也

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  
提領張慤之為戶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兵亂  
自結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  
伍而寓兵于農使合力抗敵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借  
補官資仍倣義勇增修條畫下之諸路未及行會許翰  
與京東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東平府權邦彥繼以為言  
乃以忠義巡社為名仍自本院參酌立法行下其法五  
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

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

二都社共為一千二百五十人

甲

長已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即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冬十月按試于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貳令尉黜陟皆有差論者以為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戊辰江南經制司遣幹辦公事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仗手二千五百人往杭州討叛兵

已已詔諸路兵非專被旨者毋得會行在 命江淮發  
運副使李祐自南京至真州躬督糧運及見在金帛赴  
行在 直祕閣宋晦落職權中書舍人汪藻言自崇觀  
以來兼官據勢者無非貨結權倖與開邊誤國奴事閹  
宦之人今當盡行削奪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望詔官  
制局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  
而上共若干人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勞效過惡申  
尚書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



取旨雖未奪者並行追奪不止於不叙而已又有雖嘗  
落職而官乃叨竊至銀青通議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  
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如前宰執子弟因  
恩澤帶貼職及待制已上者並乞明降指揮孰為當罷  
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奏可然未克行

明年二月辛酉  
所書可叅考

是日通問傅雱等至河陽金遣接伴使王景彛來迓止  
許雱以五人自隨日行百八十里

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用學士院擬定也於

是后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皇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絢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伊川程頤靖康中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尚書右丞許翰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第門人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後黨禍作

願屏居伊闕山學者徃從之而定與尹焞為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願之學已而傳之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於時而識真者寡矣焞漸孫也

漸河南人仁宗朝為郡守焞紹

興五年

赴召

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赴  
行在宣和末或有言自牧沉毅知兵召至東都賜道士  
服以不肯屈下梁師成不果用許翰言其才可任以河  
北山東之事乃召之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准備  
差使 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趙  
子崧言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御營  
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十討之

中興遺史云道宗時  
為江南都統制恐誤

直祕閣新知高郵軍侍其傳移知真州

癸酉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侍御史王賓論南仲罪大責輕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乃有是命

熊克小歷作建昌軍居住誤也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

乙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且言所欲起北京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

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院事  
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留京師以招  
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  
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  
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  
招撫司過邪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  
敢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析是月甲  
子命既下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

綱與伯彥慤爭於上前言其不當沮抑之以害大計伯  
彥語塞而止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翊郎王彥為都統制  
効用人岳飛為准備將彥河內人世為高平大姓後徙  
居覃懷豪縱不事生產讀韜略習騎射其父竒之使詣  
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能與敵角二聖北狩  
彥慨然棄家奔京師求自試所竒其才故擢為都統制  
飛安陽人嘗為人庸耕去為市游徼使酒不檢上之在  
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北京論事罪廢

飛建炎初論  
事坐罪他書

皆無之紹興日曆十年九月二日辛酉岳飛奏臣昨建  
炎初因論事罪廢偶幸免死實出聖造因投招撫使張  
所一見與言及兩河利害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閣門  
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又陞充統制八年六月十三日  
丁卯飛又奏臣始從陛下至北京留妻劉氏侍臣老母  
云云以此知飛嘗在元帥府軍中但不知所論何事耳

今併  
附見

至是投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才十

餘日伯彥等以為逗遛復命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使即  
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  
渡河不知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  
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上依違者累日綱留身極論



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  
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  
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  
陛下虛心觀之上曰竢批出如元指揮可也既而潛善  
有密啓翊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  
在是日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  
辛未亮謀略知勇可以為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  
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

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  
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於是殿

中侍御史張浚亦論綱

案浚字原本誤作俊今改正

以為綱雖負才

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  
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  
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

優立賞格公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

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

是日甲戌

上召綱入對諭曰卿

所爭細事耳胡為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材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以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

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  
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顧諛者不  
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  
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是夕上  
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罔悛  
謀謨弗效既請盡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  
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賞罰弗當於功罪出令允符

於清議屢抗執以邀留用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  
劄以至帖改已畫之旨巧蔽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  
實為渡河之援預頒告命厚賜緡錢賞踰百萬之多僅  
達京師而止每敦促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  
專制若此時浚章不下網所坐皆潛善密以傳勝非翌  
日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加恩  
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

綱以六月己未入朝八月癸酉  
免去日歷綱免相在八月二十

日綱行狀云八月十八日告廷汪伯彥時政記亦同從  
之 呂中大事記曰初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為宣和

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為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為首相慨然以修內攘外為已任而為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城都必無匱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用於建炎之時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銜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闕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中原沒矣綱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鄧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翠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

至於此哉

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

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且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觀望豈為愛君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強敵驕叛臣在朝則

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益因力求去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丙子浙東安撫使翟汝文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杭賊陳通等紹汝文來受降汝文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為軍有衆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



安軍承宣使郭仲荀落副字部禁旅從太后行且制置  
東南諸盜應江淮荆浙閩廣諸州皆為所隸仲荀請經  
制使已下並受節制許之

日歷書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明年七月自馬帥再除副

留守  
恐誤

尚書吏部侍郎錢伯言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杭

州

吏部題名伯言除顯直知鎮江今從日歷

本路軍馬並聽節制

已卯詔曰近者大臣以擅朝誤國去位而小人在外乃  
謂請還京師爭執而去未燭厥由可檢會李綱乞都江  
寧府奏狀榜示以解衆惑綱之奏曰臣蒙恩復官見取

真揚便路赴行在勘會都城實難安守宜有遷都之議  
以從一時之權江寧江山雄勝實為帝王之宅自六朝  
以來多都之今天下形勝之地惟西有長安逼近夏戎  
與河東土壤相接非有昔時阻固之利則建康之都理  
無可疑願斷自淵衷早定其議然後控扼汾河江淮之  
險保有東南制御西北任使材智養民訓兵此最急務  
此奏議與綱元  
議不同當考  
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  
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剋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陝西弓

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  
支移折變而官為教閱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  
不果行至是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  
是日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  
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

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亮二年正月丁酉降金 何備  
龜鑑曰綱之言雖忠綱之謗愈

多頗岐邦昌黨人也於公未至而沮之宗尹嘗任邦昌  
者也於公已至而沮之宋齊愈又嘗豫立邦昌議也及  
與公議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難進易退也如此加之  
藩邸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經制

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書盈篋網之秉政凡七十五日而所以共治者他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則真之極典公之去就甚輕而闕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也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若能率衆歸降當赦其罪一切不問仍審量事狀情理命以官資若敢抗拒仍舊為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即今來改過出降放罪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仍令監司召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次借補官職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辛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顏岐復為御史中丞辭不拜改工部尚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于都市先是上

聞東名

東已見正月辛卯

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潛善

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

請二帝其言切直

趙牲之遺史云東疏中有云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

以處此按東書本不傳今且附此

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

東然未有間也會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間言宮禁

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澈併以及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網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

路之人有為之哭者上甚悔之東死年四十二

中興姓氏錄云

東澈伏闕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及諸內侍譖於上驅東澈於市斬之識者哀其忠直且知喪亂未已也此所云內侍不知謂誰當考東澈三年二月己亥贈官

甲申給事中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中書舍人朱勝非

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起居郎滕康起居舍

人汪藻並遷中書舍人康仍召試

後省題名除舍人在九月蓋召而後命也

奉直大夫寇庠知單州

庠已見今年二月癸酉

進士王茂麟州

鄉貢進士何洋並補迪功郎以言利害可採也洋青神人舊游河朔間陝西轉運使直龍圖閣何漸言其有文武才召對獻河防守禦圖言利害五十一事故有是命乙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內犯朝廷命令隔絕盜賊踵起民不奠居乃議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廉汙軍民利病命殿中侍御史馬伸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部員外郎江端友使閩浙監察

御史寇防使江淮皆持詔書撫諭

按寇防等四人同日受命而日厯於明年

九月庚寅又書以監察御史寇防為江淮四路撫諭不知何故

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

往四川剗刷錢物而王瓚馬忠經制河東北錢蓋在陝

西因就命之尋詔撫諭官所至決獄即死罪當議者許

酌情減降以聞以道路不通用端友之請次山南昌人

也

許決獄在九月丙午今併書

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臣聞議者多

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只拘留金國使

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家



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厯厯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未至如此其酷也今若較其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聖慈上為宗社下為億萬

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先是論者多以澤為非景衡  
入朝以病未得見首上疏辯之疏入上大悟詔朝廷別  
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  
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  
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言之

丙戌尚書右丞許翰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相者今東戮都  
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

翰之罷日歷在  
乙酉今從熊克

小 歷

是月監察御史盧臣中守右正言

臣中除正言諫院題名在六月御史臺題

名在七月日歷無之按此月鄧肅始罷右正言臣中當是代肅今且移附此俟考

京西轉運

判官程昌寓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昌寓昌弼兄也初為

鄧洵武使臣其後皆換授

昌寓之除日歷不載此據家傳

博州卒宮

儀聚衆數萬人迺遷寇萊州至是據即墨縣時又有潰

卒李汲劉三將合數千騎犯萊州儀利其馬給之神霄

宮與之會伏兵擊殺之盡併其衆軍勢甚盛通問使

傅雱馬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在草地未還左  
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  
雱使指雱以二帝表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  
與右監軍耶律伊都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席地重氈叅  
坐堂上兵部尚書高慶裔立其傍雱跪聽其語希尹先  
言本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即  
不得請殆以兵取之耶雱遜謝再三乃罷就舍立愛其  
先臨沼人石晉之亂徙涿之新城立愛事遼為太子少

保侗燕人粗知書宣和末避地中山唐度以侗知飛狐  
縣間為虜言斡里雅布與南朝有善意尼瑪哈烏舍堅持  
之繇是二帝北遷之舉決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